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当代弗洛伊德：转折点与重要议题》系列

# 论弗洛伊德的 《移情之爱的观察》

On Freud's "Observations on Transference-Lo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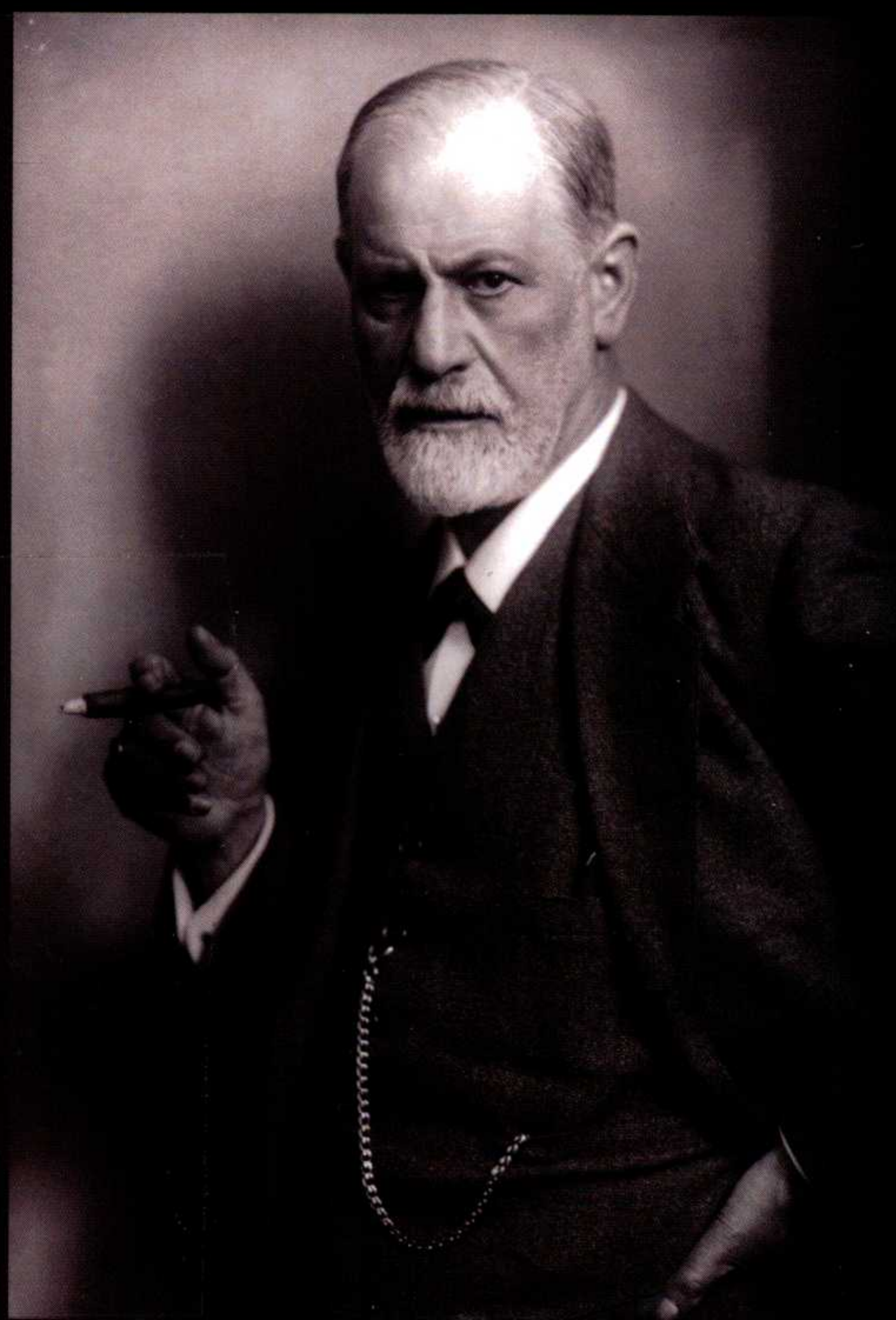
(美) 埃塞尔·S. 珀森 (Ethel Spector Person)

(阿根廷) 艾本·哈格林 (Aiban Hagelin)

著

(英) 彼得·冯纳吉 (Peter Fonagy)

闪小春 译



曾奇峰作序力荐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化学工业出版社

2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当代弗洛伊德：转折点与重要议题》系列

# 论弗洛伊德的 《移情之爱的观察》

On Freud's "Observations on Transference-Love"

(美) 埃塞尔·S. 珀森 (Ethel Spector Person )

(阿根廷) 艾本·哈格林 (Aiban Hagelin) 著

(英) 彼得·冯纳吉 (Peter Fonagy)

闪小春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化学工业出版社

· 北京 ·

On Freud's "Observations on Transference-Love" by Ethel Spector  
Person, Aiban Hagelin and Peter Fonagy

ISBN 978-1-78220-086-4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013.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KARNAC BOOKS LTD Publishers,  
represented by Cathy Miller Foreign Rights Agency, London, Englan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 Chemical Industry Press 2018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Karnac Books Ltd. 授权化学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违者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7-5842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弗洛伊德的《移情之爱的观察》/(美) 埃塞尔·S. 珀森  
(Ethel S. Person), (阿根廷) 艾本·哈格林 (Aiban Hagelin),  
(英) 彼得·冯纳吉 (Peter Fonagy) 著; 闪小春译.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8. 6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当代弗洛伊德: 转折点与重要议题》系列)

书名原文: On Freud's "Observations on Transference-Love"

ISBN 978-7-122-31931-9

I. ①论… II. ①埃…②艾…③彼…④闪… III. ①弗  
洛伊德 (Freud, Sigmund 1856-1939)-精神分析-研究  
IV. ①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73788 号

责任编辑: 赵玉欣 王新辉

装帧设计: 关 飞

责任校对: 吴 静

出版发行: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 13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印 装: 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1 $\frac{3}{4}$  字数 176 千字 201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购书咨询: 010-64518888 (传真: 010-64519686) 售后服务: 010-64518899

网 址: <http://www.cip.com.cn>

凡购买本书, 如有缺损质量问题, 本社销售中心负责调换。

定 价: 59.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 中文版推荐序

---

## PREFACE

这套书的出版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意。发起者是精神分析领域里领袖级的人物，参与写作者是建树不凡的专家。在探索人类精神世界的旅途上，这些人一起做这样一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每本书都按照一个格式：先是弗洛伊德的一篇论文，然后各领域的专家发表自己的看法。弗洛伊德的论文都是近百年前写的，在这个期间，伴随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人类对自己的探索也取得了卓越成就，这些成就，体现在一篇篇对弗洛伊德的继承、批判和补充的论文中。

如果细读这些新的论文，就会发现两个特点：一是它们都没有超越弗洛伊德论文的大体框架，谈自恋的仍然在谈自恋，谈创造性的仍然在谈创造性；二是新论文都在试图发掘弗洛伊德的理论在新时代的新应用。这两个特点，都反映了弗洛伊德的某种不可超越性。

紧接着就有一个问题，弗洛伊德的不可超越性究竟是什么。当然不可超越有点绝对了，理论上并不成立，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改为，弗洛伊德难以超越的究竟是什么。答案也许有很多种，我的回答是：弗洛伊德的无与伦比的直觉。

大致说来，探索人的内心世界有三个工具。第一个工具是使用先进的科学仪器，了解大脑的结构和生化反应过程。在这个方向，最近几年形成

了一门新型的学科，即神经精神分析。弗洛伊德曾经走过这个方向，他研究过鱼类的神经系统，但那时总体科技水平太低下，不足以用以研究复杂如大脑的对象。

第二个工具是统计学，即通过实证研究的大数据，获得关于人的心理规律的结论。各种心理测量的正常值范围，就是这样得出的。目前绝大部分心理学学术期刊的绝大部分论文，都是这个方向的研究成果展示。同样的，在弗洛伊德时代，这个工具还不完备。

第三个工具，也是最古老的工具，即人的直觉。直觉无关科技水平的高低，而关乎个人天赋。斯宾诺莎说，直觉是最高的知识，从探索的角度说，它也是最好的工具。弗洛伊德的直觉，有惊天地泣鬼神的魔力；他凭借直觉得出的那些结论，一次次冲击着人类传统的对人性的看法。

我尝试用弗洛伊德创建的理论，解释直觉到底是什么。直觉或许是力比多和攻击性极少压抑的状态，它们几无耗损地向被探索的客体投注；从关系角度来说，直觉的使用者既能跟被探索者融为一体，又能抽离而构建出旁观者的“清楚”；直觉还可能是一种全无自恋的状态，它把被探索者全息地呈现在眼前，不对其加以任何自恋性的修正，或者换句话说，直觉“允许”其探索的对象保持其真实面孔。这些特征一出来，我们就知道要保持敏锐而精确的直觉是多么不容易。

精神分析建立在弗洛伊德靠直觉得出的一些对人性的看法基础上。让人觉得吊诡的是，很多人在使用精神分析时，却是反直觉的。他们从理论到理论，从一个局部到另外一个局部，这显然是在防御使用直觉之后可能产生的焦虑：自身压抑的情感被唤起的焦虑，以及面对病人整体（直觉探索的对象是呈整体性的）而可能出现的失控的焦虑（整体过于巨大难以控制）。在纯粹使用分析方法的治疗师眼里，病人只是一堆零散的功能“器官”。所以，我经常对我的学生强调两点：一是在你分析之前、分析之后甚至分析之中，都别忘了使用你的直觉，来整体地理解病人的内心；二是把“人之常情”作为你做出一切判断的最高标准。后者其实也是在说直觉，因为何为“人之常情”，也是使用直觉后才得出

的结论。

本丛书的编撰者精心挑选了弗洛伊德的五篇论文。这些论文所论述的问题，对我们身处的新时代应该也有重要意义。弗洛伊德曾经说，自从精神分析诞生之后，父母打孩子就不再有任何道理。在《一个被打的小孩》一文中，详尽描述了被打孩子的内心变化，相信任何读过并理解了弗洛伊德的观点的人，会放下自己举起的手。遗憾的是，在我们的文化土壤上，在精神分析诞生了 118 年（以《释梦》出版为标志）后的今天，仍然有人把“棍棒底下出孝子”视为育儿圭臬。

《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论述了创造性。目前的大背景是，中国制造正在转型为中国创造，这俨然已是国家战略最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与此相关的很多方面都没有跟上来。弗洛伊德，以及该论文的评论者会告诉我们，我们实现国家梦想需要在何处着力。

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中，弗洛伊德论述了群体中的个体智力下降、情绪处于支配地位、容易见诸行动等“原始部落”特征，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对这些特征的警惕，事关社会基本安全。

《论自恋》把我们带到了一个人类心灵的新的开阔地，后继者们在这片土地上建树颇丰。病理性自恋向外投射，便形成了千奇百怪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现象。理解它们，有利于建构更加适宜子孙后代居住的精神家园。

《移情之爱的观察》，讲述了一个常见的临床问题，但又不仅仅是一个临床问题。它相当靠近终极问题，即一个人如何觉察和摆脱过去的限定，更充分地以此身此口此意活在此时此地。

在本书众多的作者中，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哈罗德·布卢姆（Harold Blum）教授。他 1997 年到武汉旅游，参观了中德心理医院，到我家做客，我还安排了一个医生陪他去宜昌看三峡大坝。一直到 9·11 事件前后，我们都偶有电子邮件联系，再后来就“相忘江湖”了。专业人员不是相遇在现实，就是相遇在书中，这是交流正在发生的好现象，毕竟，真正的创造，只会发生在不同大脑的碰撞之中。

希望中国的精神科医生都读读这本书。我从不反对药物治疗，但我反

对随意使用药物。医生们读了本书就会知道，理解病人所带来的美感，比使用药物所获得的控制感，更人性也更有疗愈价值，当然也更符合医患双方的利益。一个美好的社会不是建立在化学对大脑的改变上，而是建立在“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的基础上。

稍改动一位智者的话作为结尾：症状不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正在展开的谜。

曾奇峰

2018年5月31日于洛阳

# 前言

---

---

## FOREWORD

《论弗洛伊德的〈移情之爱的观察〉》是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当代弗洛伊德：转折点与重要议题》系列中的一个重要分册。本系列是由当时时任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主席的罗伯特·S. 沃勒斯坦（Robert S. Wallerstein）组织发起的，目的在于促进精神分析不同领域间的交流。

本系列的每个分册都采用统一的写作方法：开篇先呈现弗洛伊德的经典文本，然后由杰出的精神分析学者和理论家对该文本进行讨论。每位讨论者首先概述弗洛伊德原文本的重要贡献和深远影响，澄清其中不明确的概念，然后也是最重要的，讨论者会以他们自己的教学或思考方式整理出弗洛伊德原文本中的重要思想与当代议题之间的发展脉络。老实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尽管任务艰巨，但是当我们得知这个系列中的有些分册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教学辅导书时，仍倍感欣慰。希望每位读者都能够深入思考这些议题，并希望借此书与国际上杰出的精神分析师们进行深入的对话。

按照惯例，弗洛伊德的文本及参与评论的作者是由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出版委员会选定的。在遴选的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大量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和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主席约瑟夫·桑德勒（Joseph Sandler）的意见。现任出版委员会由主席埃塞尔·S. 珀森、艾本·哈格林和彼得·冯纳吉组成，他



们在此对顾问委员会所提供的建议深表感谢；多谢各位参与评论的作者的积极努力和无私投入本项目方能成功运转，基于既往的经验，我们有理由相信该分册也会取得佳绩。

特别感谢国际精神分析协会行政主管瓦莱丽·塔夫内尔（Valerie Tufnell）及出版管理专员贾尼丝·艾哈迈德（Janice Ahmed），她们做了大量细致的统筹工作，并一直耐心和善意地协助我们处理各种困难。同时也要向埃塞尔·S. 珀森博士的行政助理杰西卡·贝恩（Jessica Bayne）致意，她协助我们催稿和管理进程，此书才得以按时出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格拉迪斯·普基斯（Gladys Topkis）和她的同事们非常优秀、工作勤奋、经验丰富。在此系列书出版的过程中，她们的编辑团队展示了极高的品质，是她们的耐心、恒心和爱心让这些书能够呈现给大家，在此我们对他们深表感谢。

埃塞尔·S. 珀森

艾本·哈格林<sup>①</sup>

彼得·冯纳吉<sup>②</sup>

---

① 艾本·哈格林是阿根廷精神分析协会的培训分析师和培训督导师，是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执行委员会在拉美区的前副秘书长。他也是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出版委员会的副主席。

② 彼得·冯纳吉是伦敦大学的“纪念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教授，也是伦敦大学学报精神分析版块的合作主编。他同时担任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出版委员会的财务和副主席，也是安娜·弗洛伊德中心的研究协调人。

# 目 录

---

## CONTENTS

- 001 导论  
埃塞尔·S. 珀森 (Ethel Spector Person)
- 017 第一部分 《移情之爱的观察》 (1915)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 029 第二部分 对《移情之爱的观察》的讨论
- 031 重读弗洛伊德《移情之爱的观察》  
弗里德里希·威尔海姆·艾克霍夫 (Friedrich-Wilhelm Eickhoff)
- 054 论移情之爱：重访弗洛伊德  
罗伯特·S. 沃勒斯坦 (Robert S. Wallerstein)
- 070 对弗洛伊德《移情之爱的观察》的五个解读  
罗伊·谢弗 (Roy Schafer)
- 089 对《移情之爱的观察》的一个注解的注解  
马克斯·赫尔南德斯 (Max Hernandez)
- 095 论移情之爱：一些当代的观察  
贝蒂·约瑟夫 (Betty Joseph)
- 106 一人视角与二人视角：弗洛伊德的《移情之爱的观察》

	默顿·马克斯·吉尔 (Merton Max Gill)
122	精神分析过程中的俄狄浦斯悲剧：移情之爱 费迪亚斯·赛西欧 (Fidias Cesio)
137	失火的呼喊：一些对移情之爱的思考 乔治·卡内斯特里 (Jorge Canestri)
155	Amae 与移情之爱 土居健郎 (Takeo Doi)
161	移情之爱与婴儿期之爱中的行动与回忆 丹尼尔·N. 斯特恩 (Daniel N. Stern)
175	<b>专业名词英中文对照表</b>

# 导论

---

埃塞尔·S. 珀森<sup>❶</sup> (Ethel Spector Person)

---

❶ 埃塞尔·S. 珀森是哥伦比亚大学精神分析培训和研究中心的培训分析师和培训督导师。她也是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出版委员会的主席。



今天，随着精神分析体系建设的日益完善，以及精神分析理论与传闻的普及，许多人相信来访者“应该会”爱上他们的分析师。尽管这确实比较常见，但原因至今不明。

弗洛伊德是第一位描述移情之爱（transference love）的人，他将移情在发展周期中的早期形式及其在精神分析过程中的意义理论化，并首次把移情之爱与现实之爱联系起来。但对情欲性移情（erotic transference）的了解，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即使弗洛伊德本人也是如此。第一个让弗洛伊德对移情之爱产生兴趣的是他的老师兼同事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ph Breuer）对安娜·欧的治疗，这个案例也是布洛伊尔告知弗洛伊德的。尽管二人是在1882年讨论了这个个案，但直到1915年，弗洛伊德才逐渐地察觉到它的重要性，因而方能将他的洞察具体化为这篇论文《移情之爱的观察》（*Observations on Transference-Love*）。

“谈话治疗”（talking cure）是精神分析的前身，它或多或少是从安娜·欧的治疗过程中意外发展出来的。安娜·欧是一位有着许多歇斯底里症状的女性，她开创了一种类似自由联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当她说出了一个症状的起源，这个症状就神奇地消失了，她把这个过程称为“扫烟囱”。在她的治疗结案时，发生了一件十分戏剧化的事，这最终迂回地导致了移情概念的形成，特别是情欲性移情及其对病人和医生双方的风险。

关于这一个案的结束，一种说法是由布洛伊尔结束的，另一种说法则是由病人自己结束的（见Sulloway, 1979, 另一版本的说法）。在大家比较熟悉的版本中，布洛伊尔越来越着迷于安娜·欧的治疗，他被认为是忽略了自己的妻子，并最终激起了她的嫉妒。布洛伊尔意识到妻子的不快时为时已晚，他突然终止了对安娜·欧的治疗。没过多久，他就因安娜·欧的癔症性妊娠（hysterical childbirth）而被召回。他使她镇定了下来，并在第二天就带他的妻子去二度蜜月了。弗洛伊德把这个故事写给了自己的妻子玛莎（Martha）。根据琼斯（Jones, 1953: 225）的说法，玛莎“自己认同了布洛伊尔的妻子，并希望同样的事情千万不要发生在她的身上；对于这一点，弗洛伊德谴责她的虚荣，竟会认为另外一位女性可能会爱上他；弗洛伊德认

为“这种事只会发生在像布洛伊尔那样的人士身上”。换句话说，弗洛伊德否认了他的病人会爱上他的可能性，然而玛莎似乎靠直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普遍性。弗洛伊德之后才开始认识到，安娜·欧对分析师的反应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不仅仅是个特例。而在第二种说法里，是病人自己强烈要求停止治疗的。但两种说法都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无论治疗是如何开始的，它最后是以病人的幻孕（phantom pregnancy）而结束的，并且伴随着她那句赤裸裸的话：“现在布洛伊尔医生的孩子要出生了！”（Now Dr. B.'s child is coming）（Sulloway, 1979; 77）。

然而，在当时，对布洛伊尔或弗洛伊德而言，幻孕并没有成为此个案的显著特征。苏洛威（Sulloway）提出，1932年弗洛伊德写信给斯蒂凡·茨威格（Stefan Zweig），声称他曾经忘记了所有关于安娜·欧幻孕的事情，直到数十年之后当他写《精神分析运动史》（*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时才回想起来（Sulloway, 1979; 80）。托马斯·萨兹（Thomas Szasz, 1963）注意到，移情之爱可能会让分析师觉得不舒服，他提议说，早期对移情之爱理论的观察或许无可避免地得由爱恋对象以外的其他人来提出。弗洛伊德只是布洛伊尔的合作医生，便因太过靠近移情之爱而感到不快，以至于他在回忆时遗忘了关于安娜·欧治疗的创伤性结尾中的一些特殊内容。弗洛伊德花了一些时间才领会到玛莎立即察觉到的事物：正是治疗情境促使了情欲性情感的产生，对病人如此，对分析师这方也是如此。弗洛伊德对移情之爱现象的洞察，得益于他对此类治疗情境衍生出情欲性情感的个案的进一步了解：他从一些精神分析师，有时也从他的病人那边听到了一些信息，包括至少一到两件将病人-医生情感付诸行动的案例，加上他察觉到自己对一位病人的情欲性情感（根据我们的一些作者所记录下来事件）。只有在连续暴露在移情之爱的现象之后，弗洛伊德才开始重新诠释安娜·欧的案例。弗洛伊德当时对移情之爱的普遍性的可能性的缓慢觉察，也许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他当时正面临着一些权力与威胁的议题，而且这些问题至今仍持续存在。

1915年，弗洛伊德将他对这种现象的洞察写成了《移情之爱的观察》一文，这是他在1911~1915年之间发表的关于技术的六篇短文中的最后一

篇，他在这篇论文中陈述了一个理论：移情和情欲性移情与现实的“坠入爱河”状态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宣称要将他的评论传达给初学者，他选择了一个非常难以处理的案例，在一种划分得相当清楚的情境之下处理移情：在这种情境中，女病人宣称爱上了她的男分析师。弗洛伊德整理出这种情境的三种可能性结果：永久合法的结合、治疗的中断或者是非法的恋爱关系。然而，如同弗洛伊德所指出的，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一种精神分析特有的方法。分析师必须要承认，是（精神分析）治疗情境而不是他本人刺激病人去爱上他，也就是说，移情之爱在本质上是无关于个人的。分析师必须要向他的病人强调，她爱上他是“无可脱逃的命运”，是必须被分析的，否则这个治疗就必须结束。

移情之爱的爆发是一种阻抗，当病人被压抑的记忆要被痛苦地揭开时，这种阻抗就可能发生。弗洛伊德在1915年时就相信，情欲性移情主要是一种对治疗的阻碍，并建议分析师向病人说明，她会爱上他只是为了要逃避可能即将发现的痛苦回忆。作为一种对分析师的告诫，弗洛伊德强调，在分析师这边，不仅只是需要明确“举世皆然的道德标准”，在他看来，更重要的是要节制（abstinence），出于对“真理”（truthfulness）的承诺的“节制”。病人对爱的渴望既不可以被压抑，也不可以被满足。分析师必须要将移情之爱视为某种不真实的东西，“那是一种不得不在治疗中经历的，需要回溯到其无意识源头的情境，此情境一定会协助她把所有深埋于性欲生活中的东西都带进她的意识之中，从而处于她的掌控之下”。

弗洛伊德也十分清楚，对病人与分析师而言，他们看待移情的方式是相当不同的。分析师称为移情的东西，病人常会把它当做真正的爱。让弗洛伊德挣扎的问题是移情之爱与真实之爱间的衔接，而非它们之间的断裂。诊疗室内所观察到的现象让他发现，移情与浪漫爱情的客体同样都是童年原初客体（original object of childhood）的再版。对弗洛伊德而言，所有的爱都是一种重复，一种婴儿期反应（infantile reactions）的重复；而移情之爱，则因为某种不太清楚的原因，被重复束缚到一种远超过浪漫爱情的程度。



弗洛伊德对移情之爱与“真实”（real）的爱之间重叠性的洞察，对于理解“爱”而言是相当重要的，但它们也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现实（reality）的本质，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略微离题。论文中首次涉及现实的部分，似乎有点不太切题：它与弗洛伊德的矛盾有关，他既想要呈现病人准确的资料，但又“小心谨慎这一职业义务一直约束着我们……到目前为止，精神分析出版物也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我将这段看起来几乎离题的评论，视为一个更大问题的预兆，这个问题就是，要去描绘重叠的、矛盾的或不同的现实以及如何去评定或定义单一现实（singular reality）将会变得更加困难，如果有可能做到的话。譬如，弗洛伊德提出一个问题，即移情之爱的“真实”本质：“就好像某个虚构的片段被突然插入的现实所打断一样。”在建议分析师引导病人，让他们知道移情之爱仅是情感的转移（transferential）之后，弗洛伊德回到了“真理和现实与移情之爱”的问题，他质疑：“我们真的能确定，这种在分析治疗里彰显出来的爱不是真实的吗？我想我们已经告诉病人真相了，但并非是不计结果地告诉他们全部的真相。”在这种非常细微的观察中，弗洛伊德提出了现实的本质问题，什么是幻觉，什么是真实，什么造成了差异，这是一个会在本分册数位作者的文章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自弗洛伊德首度描述移情之爱后，数年来精神分析对移情的理解已经逐渐拓展。移情不再被视为一种阻碍，其发展和对其的分析已成为当下精神分析过程的核心。移情分析（transference analysis）显然已经取代梦的分析，成为通往无意识的“康庄大道”。然而，尽管弗洛伊德的论文有其局限性，但他在描述并诠释一些在精神分析情境中正在发生的事实的同时，也开启了许多事关当今理论和技术的困难议题。因此，这是一个起点，我们由此去探索移情的本质，以及后弗洛伊德（post-Freudian）时期对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研究的贡献：它探讨了表现出极端的移情之爱的女人们的特殊心理；它提出了一系列的技术律令，有些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有些则被修正；而且它对爱情心理学也有开创性的贡献。这篇论文中隐藏了一个性别差异的假设（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性别倾向），截至目前，论文所涉及的都局限于女性病人爱上男性分析师的状况；这篇论文间接地预设了在